◎记忆岁月

# “75·8”洪灾记忆

□张继耀

又到8月8日。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1975年8月4日到8日，受台风的影响，豫中南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暴雨袭击。沙河、澧河河水暴涨，加上上游地区山洪暴发，水情对京广铁路、107国道和市区1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

我家当时住在牛行街小学校内，离澧河只有几百米远。那年我15岁，漯河一中初二年级学生。那时候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所以过了暑假我就要上高中了。

漯河人每到汛期有看河的习惯，连续几天的暴雨下得人心惶惶。白天，河堤上除了防汛的大人外，还有很多孩子，都是来看热闹的，也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

那段时间，我父亲被抽到市防汛指挥部工作，白天晚上都在河堤上巡查水情。我记得很清楚，8月6日晚上，我跟着父亲到澧河堤上去查看水情。由于几天大暴雨的冲刷和河水的浸泡，河堤变得松软，脚踩在上面就像踩着海绵一样，河水从大堤向外不停地渗透，河堤随时都可能决口。我跟父亲走到澧河渡口时，听到河对岸的丁湾村传来“扑通扑通”的声音，父亲说那是民房被水泡倒了。那时，村民住的房屋大都是土坯垒的，经不起洪水浸泡。

8月7日，河水越来越高，澧河堤从当时的磷肥厂一直到漯河二中，都用防汛沙袋垒砌成五六十厘米高的防洪墙，但是河水还在慢慢上涨。情况越来越危险，晚上，父亲回来吃饭时对我们说：“你们姐弟三个都上河堤背沙袋去。”晚饭后，我和两个姐姐，还有学校里另外几个教师子弟，都到澧河堤上抢险去了。

我们是在牛行街豆腐店后边的河堤上参加抗洪的。豆腐店后墙紧挨着河堤，有个小门，我们从院内挖土装到麻袋里，背到河堤上，大人们接过去垒到防洪墙上。当时我个子小，一个人背不动一整袋，他们就给我装半袋。女孩子们是两个人抬一袋。大雨不停下着，我们也不停地背着、抬着，也不知道累。就这样一直干到后半夜，大雨戛然而止，黝黑的天空中，云彩快速漂移着，云的间隙隐约透出一些星光。人们站在河堤上看着没有雨的夜空，一切都变得那样安静，只有河水还在无声地向北涌去。

天空慢慢清朗起来，星星也羞涩地向人们眨着眼睛。如果没有脚下凶猛的洪水，这将是多么浪漫的夜晚啊。脚下的洪水？咦！防洪墙里的水怎么往下降了？不知是谁发现了这个情况，先喊了起来。大家把注意力从天空又转回脚下。河水在迅速下降。这时已经接近8月8日凌晨4点，正当大家诧异的时候，突然，澧河的西南方向，大约在灯泡厂的位置（今柳江小区），升起了三颗信号弹。耀眼的白光划破了黎明的夜空。“决口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人们没有反应过来，还在望着逐渐消失的信号弹。“那边河堤决口了，快回家转移！”有人再次喊了起来。这时人们才慌了，我们几个学生丢下铁锹，飞快地向家跑去。这时防空警报拉响了，我家隔壁水泥制品厂的大喇叭也吆喝着让职工家属赶快到厂房的二层躲避洪水。按照原来的演习方案，我们牛行街小学教师家属也都到水泥制品厂南院新建的厂房二层躲避洪水。

那时天已大亮。大人小孩都挤在不大的一个空平台上，有的铺草席，有的撑蚊帐，吵吵嚷嚷，真像难民营。

上午8点多，洪水还没有来，我就和几个男孩跑到外面去看，刚走到牛行街南头，现在湘江路与牛行街交叉口，就看到洪水慢慢向市区涌来，顺着湘江路向东一股，顺着牛行街向北一股。洪水越来越快，我们赶快跑回学校。大门口，大人们正在用麻袋垒防洪墙，防止洪水进到学校院内。后来看到洪水也不是很大，觉得好玩，我们就跟着进市区的洪水跑到人民路，又跑到交通路北头老大桥南边，那里地势低，水到膝盖。

后来，市区来了许多附近的难民，政府号召每家每户蒸馒头、烙油饼、捐衣被，救助难民。还有直升机在天空盘旋。

多年以后，我在舞钢市地方史志总编室工作时，详细了解了那段历史。当年舞钢的石漫滩水库、驻马店的板桥水库等几十座山区水库溃坝，继而使下游的沙颍河、洪汝河决口，洪水向东一路狂奔，对许昌地区、驻马店地区乃至安徽境内的平原村庄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这次水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原地区遇到的最大水灾。两年后，我转到舞钢市上学，看到了水毁后空荡荡的石漫滩水库。

◎百味生活

# 迟到的录取通知书

□钮丽霞

又到8月，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到大学新生手中。我忽然想起一段往事来。

我2007年参加高考，是全班甚至整个年级最后一个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录取无望的时候，8月29日，我接到了福建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9月1日就是正式开学的日子。

在这之前，那一段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光，我害怕村里人问起，也害怕面对父母一边安慰我，其实心底比我还着急忧虑的神情，于是我便终日躲在瓜田，以看瓜的名义躲避。看到班上同学一个个接到通知书，欢天喜地去大学报到，我心急如焚。虽然母亲已经为我整理好行囊让我去复读，可那时我真的无心亦无力再考一次。

那是一个傍晚，夕阳将整个天空都染成粉红色。我刚从瓜田回来，正走在满是白杨的乡间小路上，手里拿着一个雪白的小瓜，边走边啃，树叶“哗啦啦”地唱着歌，蝉鸣不知疲倦地叫着，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却不曾想，正是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日子。

不远处，父亲骑着自行车疾驰而来，看到我，突然捏紧刹车停下来，左脚着地，右脚依然搭在车蹬上。“老师来电话了，通知书刚到，我这就去学校给你取回来。”我手里的瓜“啪”掉在地上，碎成几瓣。还没等我完全消化完这句话，父亲又骑上自行车，向学校方向而去。

从我家到学校，一个来回要好几十里，父亲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将录取通知书取了回来。录取通知书用一个黄色的大信封包着，边缘已破，看得出在路上的辗转。我轻轻撕开，取出录取通知书，硬质，简洁而精致，底图是旗山，上印一座高大的红色建筑物，即又玄图书馆，右侧楷体书写：福建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除了录取通知书，还有一封新生报到须知。

我以为接到这“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录取通知书，我会激动地流泪，甚至发狂。可真的拿到手中，我内心竟然出奇的平静。父亲连夜赶去火车站买票，那时正逢开学季，火车票紧张，父亲很幸运，虽排了一夜的长队，在第二天早上总算买到了8月30日的火车票。

临行那天，母亲一再嘱咐我要把录取通知书放好。我的行李不多，父亲送我，他拉着我的行李箱，肩扛着母亲早为我备好的被褥之类。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在这之前，我连漯河都没有出过。

8月31日下午，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将我安顿好后，并未过多停留，当天就要回漯河。学校依山傍水，很美，可人在异乡的孤独很快就压过了初来的欣喜，不争气的我第一天晚上就流下了思乡的泪水。没想到第二天，在去教室的路上，竟然又看到了父亲，他竟然没有走，手里拎着一袋苹果，那时我真想扑过去抱住他。“在学校好好的，别想家，别省着，钱不够了就给我打电话！”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以后的日子，我唯有好好学习，才能报答父亲对我的深情。

◎人间真情

# 小鱼姑娘

□程慧鸽

小鱼是我大学的密友，她是上帝送给我大学时代最好的礼物。

我和小鱼有很多臭味相投的地方。比如：我们都不善交际，喜欢沉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属于外表冷漠、内心火热的类型。但相处时间越长，我越发现，小鱼身上有许多跟我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同之处在她身上是那样自然，可在我看来却难能可贵。

小鱼有一大爱好：做布娃娃。每当闲暇时，她就盘腿坐在床上，拿出她的百宝箱，里面装着针、线和各种花色的碎布。一会儿工夫，一个小巧玲珑、模样可爱的布娃娃就做好了。不久，她做的布娃娃已经成堆了，可她还乐此不疲，她只是为了享受做布娃娃的过程。

小鱼姑娘其他针线活也很了得。记得入学不久的一个周末，小鱼竟然要在宿舍套被子。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把被子拆洗干净了。宿舍的床那么小，怎么能在上面套被子呢？我和宿舍的其他女孩子都觉得不可思议。只见她先把被套一边卷起来，从另一边开始缝制。缝几行就把缝过的地方卷起来。她看起来从容不迫、经验十足，可在我眼里，这可算是绝活表演了！小鱼的这一爱好也影响了我，使我这个懒人偶尔也做些缝补的活儿，只是我的那点儿功夫和她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

毕业前夕，小鱼送给我一双亲手缝制的鞋垫。这是迄今为止我见过最漂亮的鞋垫。鞋垫上她用深浅不同的绿色和黑色绣上远山、小河，下面用彩色的细毛线绣上活灵活现的热带鱼和水草。这双鞋垫我保存了二十多年，到现在也没舍得穿。对我这样一个丢三落四的人来说，保存一样东西达二十年之久，算是奇迹了！

小鱼最喜欢的衣服是带小碎花图案的，她还喜欢在信纸上画上许多小卡通画之类的图案，我把她喜欢的这种类型的图案称之为“小可爱图案”。其实，我觉得，小鱼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可爱”女孩。

不知不觉，我们毕业已经二十个年头了。刚毕业的几年，我们一直书信往来，后来竟失去了联系。2008年国庆节前，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只听一声熟悉的“喂”从电话那头传来，我立刻就知道了：是小鱼！聪明的小鱼竟然通过网络找到了我的电话。这丫头定居湛江，美美地做了教授太太。从此我们又开始联系。第一次进入她的博客，一眼就发现了博客里布满她喜欢的“小可爱”图案！时隔多年，小鱼姑娘本色依然，我们之间没有丝毫陌生的感觉。

现在小鱼又爱上了做衣服。前年她给我做了一套藏蓝色灯芯绒连衣裙、一个黑色棉布背包，还亲手画上我喜欢的白荷花。收到她从南方寄过来的、世上仅此一件纯手工缝制的衣服，我欢喜又骄傲。那之后，她又给我做了好多衣服，同事们都羡慕我，小鱼姑娘妥妥地在我的朋友圈火了！

有时我想，两个人该有怎样的缘分，才能共渡青春，并且音信全无十多年以后再度重逢，继续参与彼此后半生的喜怒哀乐。时光给了我们不同的经历，给了我们鱼尾纹，但却没有改变我们简单和容易快乐的心。

欢迎投稿“生活”副刊
邮箱：13938039936@139.com